



珠江论丛

PEARL RIVER
FORUM

主办 /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主编 / 付景川

2016年第2辑

(总第1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主办 /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主编 / 付景川

珠江论丛

PEARL RIVER FORUM

2016年第2辑
(总第1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江论丛. 2016年. 第2辑:总第12辑 / 付景川主
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97-9184-4

I. ①珠… II. ①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8891号

珠江论丛(2016年第2辑,总第12辑)

主 编 / 付景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陈晴钰

责任编辑 / 陈晴钰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184-4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珠江论丛》编辑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胜今 孙正聿 刘中树 吴振武

张文显 张屹山 林 沅

编委 王世巍 付景川 付中力 孙利天 刘金全 刘云德

刘在平 刘福祥 许世立 朱一敏 李俊江 汤贞敏

宋宝安 张占斌 张贤明 张福贵 张 滨 吴克昌

姚建宗 崔建远 韩冬雪 韩喜平 路 宁

主 编 付景川

副主编 刘云德 刘在平 (常务)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专题研究

- 编者按 《珠江论丛》编辑部 / 3
- 《刘心武评点全本〈金瓶梅词话〉》序 刘心武 / 5
- “金学”文献概说 吴 敢 / 12
- 一部经典小说的历史命运
- 读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 宁宗一 / 26
- 人情小说的艺术历程
-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石钟扬 / 30
- 明代文化背景下的《金瓶梅》创作及评论 郑 颂 / 49
- 张竹坡评点小考一则 王 昊 / 59
- 《金瓶梅词话》正误二组
- 兼谈系统方法在《金瓶梅词话》校勘中的运用 杨国玉 / 63
- 解脱的迷惘
- 《金瓶梅》中的病与梦 傅善明 / 75

历史钩沉

- 中国近代儿童史研究述评 蔡 洁 / 95

日军迫害盟军战俘的历史沉思

——以日军“奉天俘虏收容所”为例 程 蕾 袁 宏 / 115

财经探索

移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研究 刘炳献 / 125

亚洲“四小龙”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成功的经验借鉴

..... 陈 燕 杨 璐 / 134

教育教学

珠海市韩资企业韩语相关人力资源需求调查研究 朴花艳 / 145

对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热”的冷思考 李 蒙 吴玉平 / 154

《珠江论丛》征稿启事 162

CONTENTS

Monographic Study

Editor's Note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earl River Forum / 3

Preface to *Liu Xinwu's Comment o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 Liu Xinwu / 5

A General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 Wu Gan / 12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a Classic Novel

——Re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by Mr.

Wu Gan Ning Zongyi / 26

The Artistic Course of the Novel of Human Feelings

——From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Shi Zhongyang / 30

The Creation and Review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Ming Dynasty Zheng Song / 49

On Zhang Zhupo's Comment o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 Wang Hao / 59

Two Groups of Mistakes and Correctness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 Method in the Collation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Yang Guoyu / 63

The Lost of Liberation

——the Disease and Dream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 Fu Shanming / 75

History and Document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Children

..... Cai Jie / 95

Historical Meditation on the Japanese Army's Persecution of the Allied

War Prisoners

——Taking the Japanese “Mukden POW Camp” as an Example

..... Cheng Lei Yuan Hong / 115

Financial Explor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ourist

Experience Liu Bingxian / 125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Chen Yan Yang Lu / 134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vestigation on Human Resources Demand of Korean in South Korean

Enterprises in Zhuhai Piao Huayan / 145

The Cold Refle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Fever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Meng Wu Yuping / 154

解書

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编者按

由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吉林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与版本文献展览于2015年10月23~24日在吉林大学东荣大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论坛。

经典名著《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没有《金瓶梅》就产生不了《红楼梦》，《金瓶梅》作者是曹雪芹艺术革新的先驱。1957年，文化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安排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金瓶梅词话》1000部。改革开放新时期，《金瓶梅》的整理校注出版了15种，基本上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求，为进一步探索《金瓶梅》艺术奥秘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次吉林大学图书馆展出的《金瓶梅》版本文献展览，重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金瓶梅》版本整理成果，也陈列了《金瓶梅》明清时期的重要版本及相关文献。

在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上，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黄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金瓶梅版本文献展览感言》、吴敢的《金学源流与展望》、宁宗一的《还金瓶梅以小说的尊严》、刘心武的《金瓶梅的男体描写》、石钟扬的《金瓶梅所打破的传统小说观念》、王汝梅的《论金瓶梅崇祯本评改者是谢肇淛》、杨庆杰的《论张评本对“秽语”描写的批评》，都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探讨和思考。

在开幕式上，吉林大学原校长、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中树先生致辞，他说：“学校党政领导给金瓶梅研究以大力支持。198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了金瓶梅研究室。1991年8月，在我校召开了中华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配合研讨会的召开，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汝梅教授的《金瓶梅探索》，还出版了我与王汝梅教授共同主编的《金瓶梅艺术世界》，

促进了金学的研究。‘金学’已走向世界,可能对全人类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史小军先生在闭幕会上介绍了将于2016年下半年在暨南大学召开《金瓶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

本刊选载了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上的部分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珠江论丛》编辑部

《刘心武评点全本〈金瓶梅词话〉》序*

刘心武**

【摘要】《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金瓶梅》的影响，但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红楼梦》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笼罩着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金瓶梅》则更加“现实”。《金瓶梅》有着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发掘，显出独特的美学价值。《金瓶梅》“文本特点”还不多。《金瓶梅》并非“唯性”的小说，善思的读者可从中悟出在乱世中也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和对俗世生活乐趣的主动享有。《金瓶梅》是一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

【关键词】金瓶梅 文本特点 冷叙述 语言造诣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作品《金瓶梅》，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读者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

* 本文创作于2013年12月28日。

**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

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地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跃然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区别主要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而是《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其叙述非常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而且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毋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徕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而且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世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都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

（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金瓶梅》传下来的版本，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现在评点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它产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保持着说书人用来当底本的特色；第二种出现在明代崇祯年间，叫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显然经过文人加工，第一回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讲起，而且在正文之外，出现了批语；第三种则是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的评点本，叫作《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回目前半句是“西门庆热结十弟兄”。张竹坡的批语相当丰富，将全书的主旨概括为“孝悌”。这三种版本，后来人们为了表达明快，都称《金瓶梅》，然后以“词话本”（或“万历本”）“崇祯本”“张竹坡本”来加以区别。我之所以选择“万历本”即《金瓶梅词话》来点评，是因为我喜欢它那“借树开花”的开篇。所谓“借树开花”，就是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西门庆通过王婆拉纤勾引了潘金莲，潘金莲用药毒死了亲夫武大郎，武松得知后追杀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上杀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错杀了他人，并被发配；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当了第五房小老婆。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恶霸的全方位描写，这种手法，就是借《水浒传》这棵树，去另开繁花。《金瓶梅》（以下对《金瓶梅词话》都简称为《金瓶梅》）写西门庆的故事，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仅周旋于六房妻妾之间，还勾引仆妇奶妈，养外遇，宿青楼，乃至潜入贵妇人卧房尽兴淫乐。有人统计，西门庆在书中几乎与20个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而细腻的描写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发掘，显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是客观存在、历久弥彰的。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这书名概括了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

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了肉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潘金莲作为无时无刻地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被刻画得最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令人难忘。庞春梅是在全书后五分之一的篇幅里,才升为“重头人物”的,这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更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着,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将其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悟出,不管人世间有多少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也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含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还几次越过了一县一府,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獗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

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也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地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都是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直到21世纪末,才